

· 藏族民间叙事长诗 · 尔藏才旦收集整理

益西卓玛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入了三篇流传在甘肃、青海藏族地区的优秀民间叙事长诗。《益西卓玛》和《不幸的姑娘》，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藏族青年男女在旧社会封建礼教下婚姻、爱情遭受不幸的悲惨故事，歌颂了他（她）们忠贞不渝的真挚爱情和为争取自由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娜尔杰才罗遗言》通过娜尔杰才罗一生的坎坷不平经历，控诉和鞭挞了旧社会黑暗统治和宗教的伪善面目，揭示了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以及战胜邪恶、成为生活强者的人生哲理。

这三篇叙事长诗，语言优美，感情真挚，情节曲折，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目 录

益西卓玛	(1)
不幸的姑娘	(44)
娜尔杰才罗遗言	(84)
后记	(143)

益 西 卓 玛

在遥远遥远的年代，居于黄河源头的贡尔玛部落，曾流传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贡尔玛部落有一个鲁尔若帐圈^①。帐圈里有两户人家，帐房连着帐房，灶台对着灶台。上方一家有个女儿，名叫益西卓玛；下首一家有个男孩，名叫顿珠嘉洛。虽然两家的大人并不融洽，也很不来往，但两个孩子却亲如手足，相熟相恋，一块玩耍长大。

据说，益西卓玛的太爷在世时，她家曾是贡尔玛部落最富最富的人家。她太爷当过王朝的官吏，她叔爷是转世活佛，家中奴婢成百，牛马成群，金银满箱，真是在蜜果甜糖中打滚，软缎暖裘中玩耍。但到了阿妈这一代，由于益西卓玛死去的阿爸既爱打架，又爱赌博，常常因赔命价^②或输掉银两，使家境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到了后来，只靠几头雌牛和一点积存推日糊口。但正如俗话所说的：“山羊再瘦，尾巴翘得高高；败子失魄，大话吹到云间。”看着女儿益西卓玛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她阿妈早就打好了主意：以益西卓玛作为诱饵，要钓回失去的荣华富贵，钓回显赫的家业。而

憨稚的小益西哪里会想到阿妈打这号鬼主意的呢！仍然整天和邻居的穷孩子顿珠嘉洛玩耍打闹。她们不是去滩里拾草莓、玩石子，就是去追牛犊、拣牛粪。两个人好得比兄妹还亲呢，比水乳还融洽，若是分离了一时半辰，就象掉了三魂一样，心神恍惚，坐立不安，相互寻找。

益西卓玛的阿妈看到女儿和穷人家的孩子整天玩耍，心里头很不高兴。觉得门不当，户不对，可想到女儿年纪还小，不太懂事，不找邻居家孩子，又无处寻找伴儿，便未去干涉。

随着花开花落，草黄草绿，益西卓玛和顿珠嘉洛都长成了大人。益西卓玛长得象莲花一般漂亮，顿珠嘉洛长得似猛虎一般英俊。含苞花儿怒放了，小时候的绵情蜜意犹如雨露甘霖，浇开了两人心头的爱情之花。他们约会在清泉边，野花丛，月光下，尽情地用“拉伊”^③来倾诉内心的爱慕，表达诚挚的衷情。爱情的醇酒啊，越酿越浓；心中的爱火啊，越烧越旺！

益西卓玛的阿妈不高兴了！生气了！常在背地里骂女儿是“骚母狗”，“魔女”。为了分开这一对年轻人，她把帐房搬到了帐圈的另一头。嘴上说那头离水源近，背水方便，心里却想把年轻恋人分得远远的。

而顿珠嘉洛的双亲，看到儿子和益西卓玛越来越亲近，心里暗暗高兴：这可是地生的一双，天配的一对，衷心期望他们能成为幸福的伴侣。

这一天，顿珠嘉洛的阿妈，请了一位心地热诚、能说会道的媒人，去益西卓玛家求婚。看到媒人手捧的青稞酒，瓶口缠着的白哈达，她便明白了来意。不等媒人张口，冷冷地说道：“我的女儿要陪我送老，这辈子永不嫁人！”说罢，把身背支给了媒人。媒人弄得很尴尬，只好原瓶原酒地提回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顿珠嘉洛的双亲。从此，顿珠嘉洛的父母再也不提这门婚事了！但两个年轻人，并未因女方的阿妈拒婚而相互疏远，俩人反而爱得更深了！

不久，顿珠嘉洛举家全族决定到拉萨去朝香。这天，顿珠嘉洛怀着沉重的心情，借饮马的机会来到俩人常约会的金水泉边。他一边饮马，一边等待益西卓玛的到来。

益西卓玛来了！顿珠嘉洛开门见山地告诉说：“我们全部族都要去拉萨朝香，这事你看咋办好？咱们俩就这样分离？”

益西卓玛愣了！她半晌才眼噙热泪，噎着气哽泣道：

我的情人顿珠嘉洛啊，
仰望那碧蓝的天空，
看不见毡帽大的云片，
却怎么落下震耳的霹雳；
极目那嶙峋的石山，
看不见碗粗的泉眼，

却怎么卷来漫天洪水！
再看那一马平川的绿原，
瞧不见一只窜奔的田鼠，
却怎么遍布陷足的暗坑。
我求您别去拉萨啊，
圣地是那样的缥渺遥远，
佛宫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路途是那样的漫长艰辛！
要吃的苦象攀拔云中陡峰，
要冒的险象跳越万丈深涧。
没有健骡走马难到圣地
没有运气难到拉萨
没有大笔巨财难够盘缠
没有结实身子难抵风霜
没有高超武艺难斗虎豹。
一步一脚都潜有风险，
一山一沟都藏有陷境。
千难万难结疙瘩哟
难得好比穿越西天路，
难得就象赴宴阎罗殿。
我的情人顿珠嘉洛啊，
一旦您遇上厄运，
我的心就要碎成八瓣！

含苞的蓓蕾要怒放
蒙着的纱雾要挑开

除了顿珠嘉洛您呀，
我今世再不嫁第二人。
要说不嫁的缘故，
烟云般的荣华我不羡慕，
不是意中人儿我不交往。
我厌恶薄情的有钱人，
姑娘过门就当牛使唤：
不去忍气吞声受活罪，
就会赶出门槛吃苦头；
不去骚情卖笑讨喜欢
就会招来棍打和鞭抽；
不去受辱含辛侍公婆
就会飞来白眼和咒骂。
说千道万话一句：
除了顿珠嘉洛您，
我不会爱第二人！
大鹏恋着蓝天云，
蜜蜂恋着鲜花蕊，
金鹿恋着大草原，
我一心恋的——
只有顿珠嘉洛您。
是否圣地去朝香，
还是请您多思考。
为了我俩的情和义，
您不会不去拉萨吗？！

听了这肺腑之言，顿珠嘉洛又感动又不安宁，
心中翻滚起热浪。他沉吟了一下，语重心长地唱道：

我心中的益西啊，
你不会不明我的意。
飞翔的双双蝴蝶，
即使遇到那冷风，
也互恋着不分离，
悄悄躲进花丛间，
冷风过后又一起；
唤春的对对布谷，
即使到了十月天，
也不各自东西飞，
抖开翅膀迎寒霜，
双双飞向南国去！
我俩情投意合成恋人，
我俩相依为命是伴侣，
流水怎能离河床，
茅草怎会离沃土，
拉萨虽然千山万水远，
只要咱俩互搀就不远。
聪慧的益西卓玛，
还是与我上路吧！

去的路上——
我给你牵马拽镫，

来的途中——
我给你护鞍扶驾；
寂寞时我给你唱歌，
劳累时我给你烧茶；
有险的地方我去排难
我象影子不离你身边！
我若这样关怀您
你愿不愿去拉萨？
也不知你的阿妈，
愿不愿去朝香？
你能否回家讨个信？

益西卓玛想了想，犹豫地点点头。她不愿回绝顿珠嘉洛的盛情好意，便回答道：

我恩重的阿妈啊，
不会不愿去拉萨。
到底她在怎样想，
我去取个实音信，
明天太阳冒尖时，
泉畔我把回话送。

—

益西卓玛辞别顿珠嘉洛，匆匆返回家。她放下水桶，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对阿妈说：

我仁慈恩重的阿妈啊，
女儿有句话儿说给您，
不知阿妈能否体谅我！

阿妈经历过春天的融融气息，
阿妈曾嗅过芳草的醉人香味，
阿妈明白生活的真正内容。
独放的鲜花难称为春天，
黄嘴鸭从不独个凋零，
雄鹿总是寻找雌鹿走，
骒马在儿马护佑下吃草饮水。

我的朋友顿珠嘉洛他，
全家要赴拉萨朝香去，
他邀咱母女一起去。
去的路上——
由他牵马拽镫开路；
来的道上——
他愿护驾扶鞍左右。
笃信佛门的阿妈啊，
平常您不是爱叨说：
去朝圣地是终生愿？！

这次良机降头顶，
正该遂了夙日愿。
家有什么该打点的，
快让女儿来收拾；

外面有啥收进的。
吩咐女儿去要来；
咱俩一起去赴藏，
这次良机不能错。

益西卓玛的阿妈听罢女儿的话，“哼哼”冷笑
了两下，斜着嘴角说：

我可怜的益西啊，
你说这话我脸红！
天上如不下点雨，
哪朵花儿会冒芽；
公鹿不来缠绕追，
哪有母鹿先迎去；
不知羞耻的姑娘，
人家顿珠未登门，
你倒撵着往上粘。

你不可异想天开胡乱想，
你不可乱嚼这号无聊话。
从前家族显赫时，
在这块扎帐地④上，
曾出生过高贵的活佛，
那时候未能去拉萨；
从前家族全盛时，
在这块扎帐地上，

曾生过显赫的官吏，
那时候未能去拉萨；
从前家族兴盛时，
在这块扎帐地上，
曾滚过云朵般的羊群，
那时候未能去拉萨；
从前家族兴旺时，
在这块扎帐地上，
曾涌过浪涛般的马群，
那时候未能去拉萨；
从前家族发达时，
在这块扎帐地上，
曾供过威武的护法神⑤，
那时候未能去拉萨；
从前家族豪富时，
在这块扎帐地上，
曾用秤来称过金子块，
那时候未能去拉萨；
从前家族昌盛时，
在这块扎帐地上，
曾用斗来量过银子堆，
那时候未能去拉萨！
绿草遇到冰霜打，
如今家境衰败如枯草
说什么去烧香拜佛，
还不是白日来作梦？！

这梦以后要少做，
这话以后要少说！

顿珠嘉洛穷小子，
除了肩膀抬张嘴，
有的只是自己影！
他拿什么当盘缠？
他用什么去供佛？
空口空话空心肠，
佛爷也会皱眉头！
他邀你去是圈套，
是想拐你去他乡，
是想掠咱母女财！
我的糊涂女儿呀，
从今别跟他来往，
回绝他的好“心意”！

阿妈一席话，说得益西卓玛的心一下掉进了冰窖。满腔希望化为烟雾，浑身犹如浇上了冷水，一对眸子罩上了深深的忧愁。她的嘴角嗫嚅了几下，但想到阿妈家法严厉，未敢再拌嘴争执，只好把悲酸的泪水咽进肚里。整整一夜，她饮泣着，悲叹着，一直到了天亮。

三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色，她就背上水桶，来到

金水泉畔。顿珠嘉洛还未到来。她独自一人含着泪眼，对着泉边的绿草、鲜花和天空的云雀、百灵轻轻唱道：

鲜花生在绿草丛间，
云雀飞翔碧蓝空中。
有了鲜花，绿草才更青翠，
有了绿草，鲜花才更艳丽，
有了花草齐全的茵滩，
云雀才飞得这样欢快，
歌声才这样迷人心田！
可冬十月很快就要来，
凛冽的风雪多残酷，
花谢草枯云雀栗。
鲜花、绿草、云雀啊，
可有法子在一处？

这时候，顿珠嘉洛骑马急急走来。益西卓玛一头扑进怀中，抽嗒着，把满腹酸水倾泻：

情人顿珠嘉洛啊，
我给你带来了哭声，
回答只会使您失望。
我那狠心的阿妈，
她不想拜佛和朝香，
也不准您我一块去！

秋八月一旦到了，
布谷不得不飞走，
金莲不得不凋谢；
离别的时辰到了，
是母子也得分开，
是鱼水也得隔开。

去吧，我的情人啊！
丢下从小玩大的童友，
丢下相亲相爱的恋人，
骑上鞍鞯具全的快马，
穿上缝好的暖裘羔袄，
踏上迢迢朝佛路。

太阳还未西下前，
乌鸦还未落窝前，
我的驱体还未破碎前，
你穿过暮霭夜雾来吧，
让我们最后见次面
请您把我的笑容留在心窝上！

我穿上缎面羔袄来告别，
我戴上闪光项链来送行，
请您把我的形影印在脑子里，
愿异乡梦中看到我的脸与身，

愿梦中的我能安慰您的魂。

顿珠嘉洛听了，又是悲愤又是难过，他思了思，想了想，握住益西卓玛的手，切切安慰道：

我心上的情人益西啊，
你和其他姑娘不一样！
大雨冲刷那石岩，
石岩却岿然不动，
我的益西就是那石岩；
大山阻挡着溪流，
溪流却奔泻不息，
我的益西就是那溪流；
黑云遮盖着金轮，
金轮却迸射光彩，
我的益西就是那金轮！
心上的人儿益西呀，
你象石岩有自己的主意，
你象溪流有坚强的意志，
你象金轮知道该升该落。

立下的誓言我记在心里，
说过的话儿我刻在胸间。
好比“拉伊”中说的：
只要哪钢枪不变，
铮亮子弹不会变；